

【发郊】阁楼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89754)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89754>.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PF
Relationship: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姬发/殷郊 , 发郊 , 姬屋藏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 殷寿 , 姜文焕 - Character , 崇应彪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8 Completed: 2023-09-03 Words: 9,986 Chapters: 3/3

【发郊】阁楼

by [Zoezzz](#)

Summary

现代AU
流水账（？）破镜重圆
这里设定殷郊大几岁
男大生姬发X商务社会人殷郊

Notes

/他根本没有走 那厚爱同样厚/

Chapter 1

Chapter Summary

现代AU
流水账（？）破镜重圆
这里设定殷郊大几岁
男大生姬发X商务社会人殷郊

Chapter Notes

/他根本没有走
那厚爱同样厚/

chapter1

姬发看到空空如也的冰箱，一时反应不过发生了什么。

哦对，殷郊要和他分手。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人把冰箱都收拾干净了。

冰箱是殷郊当初执意要买的，他俩其实谁也不做饭，买一个功能过载的冰箱实在没必要，但殷郊说家得有冰箱才完整，那时他不知道他的执念从何而来，时常觉得殷郊执着于一些标志性的符号，又在那些符号里安放一些场景之外的东西。比如，他买了冰箱，但把润滑剂放进去。

因此过去没人做饭家庭的冰箱里，除了矿泉水就是润滑剂。况且也不知道他是真没想到还是缺根筋，之前忘了润滑剂从冰箱里拿出来，做爱的时候给他冻得一哆嗦，结果是姬发捂热了些再弄进去，这大概是一个可以流芳百世的笑话。

很多琐碎大概也是殷郊优越外表下的一些真正画像，他渴求真心，却又害怕真正得到。在他早已完整拥有姬发之后，又会动摇。

殷郊第一次见到姬发，他穿着球衣坐在马路边梧桐树下抽烟，后面是朝大的东门，而他，穿着一身西装，刚从校理事会结束会议。这本不是他的工作，但作为校理事会重要人物兼多栋大楼捐赠人的他爹，根本对这种高等教育走过场的事情毫无兴趣，人在外逍遥，就让他去，还告诉他注意言行举止。

什么言行举止？殷郊想。他爸跟他关系不能说差，可以说烂，很多年前殷寿发现他那唯一的儿子是个同性恋，自那以后原本淡薄的亲缘更是没剩几分几厘。

司机还没来，他在炎热天气下热得不行，干脆把外套脱了，剩下黑色衬衫，或许是身材过于显眼，有不少目光聚集过来，姬发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现树上掉下来的虫扒在了他的背后。他还掐着烟的那只手上手就去弹虫子，结果就那么凑巧，烟和虫子一起掉在殷郊的衣

袖上。

虫子顺势掉下去。

衣袖直接灼了个洞。

“.....”

“.....”

姬发看得出来他的衬衫不便宜，他边道歉边说对不起啊，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衣服多少钱我赔你。

殷郊眉头皱成八道拐，他看了一眼肇事者。

.....长得还不错。

“不用了，下次注意点就行。”他挽起那片衣袖。

谁知那人还挺轴，坚持要赔钱。

殷郊不得不加了个他的微信。车来了，他匆匆离开。

在他早已遗忘那件废掉的衬衫，和忘记给始作俑者备注之后的某一天，朋友圈里突然出现的照片还让他回忆了好一会儿。姬发明显是刚打完比赛，和队友们捧着奖杯热烈庆祝着。这人是谁、我认识他吗、长得不错诸如此类的想法弹进大脑，然后在还没想起来事实前，他看到他发小老友姜文焕给这条朋友圈的点赞。

此时他才想起来那件衣服和这个人，最后思绪掉落在另一个点上：他们怎么认识。他去问姜文焕，姜文焕说你忘了？这人是姬昌叔叔家的小儿子。殷郊这才想起来，他似乎在他老爸每年的股东大会上都会见到姬昌和他大儿子伯邑考，却唯独没见过他，似乎也从没来过。姜文焕又说，他没怎么参加过这些场合，我听他大哥说，他更喜欢体育方面，家里也随他喜欢。“随他喜欢”这四个字，也许是殷郊从小到大最想得到却从没得到的。

姜文焕说你怎么问他？

殷郊只得提了来龙去脉，说他欠我一件衣服，一直没还。

姜文焕说不能够啊，他家虽然不比你家，但一件衣服一定不会故意拖欠。又本着“大家都是朋友”的心态，他毅然决定站出来解除这个误会。殷郊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姜文焕的过度解读他还没来得及阻止，连锁反应就在躁动了。

殷郊比姬发大几岁，那时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只是刚好他俩都认识姜文焕，才能真正认识，而偏偏姜文焕是个热衷于朋友聚会的人，是以不过两个月他们就吃了好几次饭。他都没想到一向不爱凑这种的热闹的殷郊会三番四次出现在他随口礼貌问一句要不要来的饭局，后来的后来才知道敢情是搁那儿和姬发眉来眼去。但这也让姜文焕更来劲儿了，他组的局子还有社会衍生价值。

姬发用了好些时间才明白殷郊看上他什么。因为姬发看起来半分不像他会深入接触的人，更别提当男朋友跨度这么大的事。火苗大概源于第三次见面的聚会殷郊喝大了，他虽然总是参加各种饭局，但一向有人替他挡酒，正儿八经的酒量喝不过多少人。其他人嚷嚷着续摊，姬发看他这样就主动送他回去，正好他也得回学校。殷郊喝醉了倒也不爱大吵大闹，就是扒在他身上不停哼哼，惹来出租车司机几次后视镜侧目，姬发只能望着窗外。

好不容易把他弄回他的家，干干净净和他给人的印象倒是很符合，但好像干净过了头，他什么都没找到，只能扶他躺在沙发上，脱了鞋和外套，殷郊是下班后直接来吃饭，穿的是

一派商业人士，里面还是衬衫，姬发帮他解了几颗扣子，隐约看到他胸膛的一点疤痕，以为那是纹身。姬发心想，你小子还挺叛逆。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他爸以前拿烟头烫他留下的疤痕。

打了温水给他喝，殷郊浑身软绵绵，怕他呛到只得让他上半身靠在身上，喝完了要让他自己躺着，谁知道这人开始发脾气了，死活不肯从他身上离开还越贴越紧，姬发跟哄孩子一样只得拍拍他的背帮他顺气，这种年岁倒置的感觉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出现过，他以前最多也就照顾过马场里的小马驹。

姬发想的是不和醉酒的人计较，但他大概想不到的是，靠在身上的人并没有醉倒不省人事的地步。殷郊一个人生活太久，那时的他闪过的念头是，这个男的还挺细心。等到他后来听了姜文焕的这些想法只觉得冤枉，哪有一开始就眉来眼去，明明是大眼瞪大眼。姬发倒是不去辩解什么，随大家起哄，反正最后接手醉鬼的还是他。

殷郊第二次单独见到姬发是在朝大的体育馆。在一个全是穿着球衣运着球来回穿梭的大学生的场景里出现了一个西装笔挺的人，必然是吸引眼球的。姬发看到殷郊，倒是没有多想，他们已经在姜文焕的局子上见过，家里父辈也算是老交情，他对着殷郊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结果对方对着他朝自己方向招手，姬发指了指自己的脸，殷郊点点头。

偌大的球馆最清静的地方是器材室，殷郊站在里面，觉得谈了这么多业务，这地方一定是最别致的。姬发刚结束剧烈的运动，浑身冒着热气，汗水从两颊往脖颈滑，发带没有暴露他的缺点，反而让他看起来格外惹人瞩目。

殷郊开门见山：“下个季度学校要办慈善球赛，需要一个代表学校的形象，这事情本来不该我操心，但我记得姜文焕说过你是篮球队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这个形象代表。”

姬发认真思索了一下，问他这是你爸赞助的吗？

殷郊没想到等来的回应是这个问题，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鬓角，点了点头。

“也不算完全是，毕竟也是慈善比赛，有它的社会意义在那……”

姬发不置可否，又笑了笑：“行，我可以去，但我有一个条件。”

殷郊以为是什么物质方面的回馈：“你说。”

他笑了笑，看起来十分纯良：“听我哥说，你读书的时候也是校队的，既然是慈善比赛，校董公子上场效果一定更好。”

殷郊这下觉得彻底不可控了。怪不得姜文焕当初告诉他，不要和姬发那小子讨价还价，他聪明着呢。

“我……”

“不急，你考虑一下。”说完姬发回到了球场。

但他没有拒绝的可能性，任何他老爹要做的事情没办好的后果都不是他想处理的。殷家少爷不得不每周抽时间脱了西装穿起球衣去练球，他以前是打得不错，只是工作以来早就只能够在健身房完成运动，哪里还有可能回到校园时代的生活。

鄂顺对姬发说真有你的，让少爷和我们一起打球。

姬发看到正在进攻的殷郊，过去补位：“少废话，赶紧的，你的技术还不如人家。”

训练结束了姬发问殷郊去不去吃饭，殷郊正要答应时一通电话打来，隔着电话姬发都能听

到那边训斥的男人声音。

殷郊一边抱歉一边离开了球场。

姬发问他大哥，谁能够训殷郊还得让他心甘情愿被骂。伯邑考想了想，说可能只有一个人，他爸对他特别严格，我听爸说他小时候喜欢音乐，但他爸不让他学，非要他跟着他去各种生意场合，选的路也都是他爸为他安排好的，之前在校队打篮球，本来都要参加比赛了突然叫他退队，说不务正业。

姬发听完了眉头越皱越紧。

他对他哥说这哪是少爷，这过得还不如个普通人。

伯邑考温和地笑了笑，没有回应。

但之后的训练殷郊都如期参加了，直到最后的慈善比赛都没有缺席。姬发很想问他是怎么说服的他爸，可这样也许太逾矩，他们没熟到那个地步。公益比赛办得非常成功，甚至让殷郊和姬发有了一些社会意义之外的热度，社交网络上多了许多关于二人的来历传闻，殷郊不是学生，但有一些人追到了学校里。一次两次倒也还好，轮番轰炸下已经影响到了姬发的日常生活。

被截堵拦追的第若干次，殷郊到学校处理事情顺便救了他。结果一上车姬发就后悔了，上面不仅有殷郊，还有殷寿。他坐在姬发旁边闭目养神，似乎完全不在乎旁边多了个人，也不打算睁眼，殷郊在另一边抱着电脑处理问题，司机目不斜视开车。

而他，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半晌，殷寿突然开口：“你是姬昌的小儿子？”

姬发端坐：“是，叔叔好。”

殷寿问：“以后准备做什么？”

姬发：“暂时决定接着读书。”

听到这里，殷寿睁眼看他，嘴角笑着但眼神没有什么变化：“不如来我公司工作怎么样？”

殷郊忍无可忍按下了电脑。

“人家有自己的打算，你以为谁都想跟你那里工作？”

殷寿不悦被打断：“也就是你这种没出息的人才这么想！”

姬发听得紧皱眉头。

他总算知道他哥描述的具象是什么样子了。

更离谱的是，好不容易熬完了这一程，晚上殷郊和姬发都收到姜文焕发给自己的一个帖子，上面的显眼标题：朝大校队主力帅哥原来有男朋友！！

照片上赫然是殷郊让姬发上车的抓拍。

好的是，他爸应该不会把招揽主意打到姬发身上了。

坏的是，他爸会想办法让姬发远离他的生活。

他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而殷郊不想让姬发远离他的生活。这念头冒出来，他自己都有些意外。谣言也许是谣言，但谣言即使变成现实，殷郊也一点都不觉得是坏事。

甚至.....挺好的。

Chapter 2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殷郊时常会想，是不是自己太贪心。他从小到大都有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总觉得家里是残缺的。这点不安长年累月下已经变成了一种惯性上的患得患失，他不想被他爸左右，但如果连这些牵连都没有，他也没有家。

对比而言，姬发的家庭关系一度让他失去自己笃信着一切的那道防线。

他站在人群之外，看着眼前的朋友们为他真心庆祝生日，大哥端着蛋糕笑着看他吹灭蜡烛，他爸爸说很感谢你们来到这里，你们年轻人玩我老家伙先回去休息了。

他几乎是慌不择路地匆忙告别了那个场合。

他也没有听见姬发没说完的挽留。

殷郊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处阁楼，每次被殷寿惩罚了他都会躲在阁楼里不出来。低矮的空间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也许在母亲子宫里就是这样的感觉，接触到至亲之人的恶意后会想要找到稳定的安全模式。直到他后来搬出去一个人住，房子也仍然有阁楼。他早已无法像童年一样自由穿梭在里面，但它们拥有同样的位置。

电话响了。

他看见屏幕上闪烁的“姬发”，还是点了接听。

那边沉稳的声音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殷郊盯着阁楼顶的那一方透明窗户，天上挂着稀疏的星子，他沉默半晌才开口：“我不明白。”

姬发不发一语，等他慢慢组织语言。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爸对我不满意，从小到大我得到的一切他都说我沾了家里的光，他说我是变态，因为我是同性恋，我妈说我很好，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真正认可我……”

之后他反复呢喃着“我不明白”。

姬发问他在哪里，他把家里地址和密码锁直接告诉了姬发。

人怎么会拒绝在乎的人的真心。

也许是半小时，也许更短，阁楼的门开了。

姬发看见殷郊躺在地板上，整个阁楼除了他空无一物，他进来也没有动弹一下。他走过去坐在他身旁，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却又觉得说什么都太刻意。

殷郊先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姬发说：“找遍了其他地方都没看到人。”

殷郊偏过头看他，月光洒进来映出他额角的汗，他说得轻松，只是这些痕迹在出卖他。

殷郊念叨了一句：“……真是都疯了。”

姬发这才低头看着他的脸，他表情仍然是平日从容自在的样子，但眼神却不容回避。

“你是故意的吧？”

殷郊“啊”了一声，语调暧昧不明，向是疑问又像肯定。

姬发并不追问，而且从口袋掏出烟盒子：“抽烟吗？”

殷郊接过一支烟，姬发把打火机凑到烟头，他微微侧头靠近焰心，一种漫不经心的熟练。

姬发说得肯定：“你抽烟啊。”

殷郊深吸一口烟，吐了个丑丑的烟圈：“很久不抽了，看起来你更像不会抽烟的那种人。”

姬发摇头：“没有什么像不像的，想做就去做了。”

这句话在殷郊脑子里如投石入海一般泛起涟漪又很快回归平静，烟夹在手里，陷入思维真空。

烟快烧到手了才被他掐掉：“今天你过生日，回去吧，我没事。”

姬发却是坦率：“真的希望我回去？你告诉我地址的时候可没有犹豫。”

殷郊听后笑得不行。

“我什么都说出来我爸也不在乎我想表达什么，我什么都没直说你什么都知道，姬发，我很喜欢这样，真的。”

姬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道：“也许我不该评价你的家庭关系，但你只需要在乎那些在乎你的人就好了。”

殷郊问：“那你呢？你在乎哪些人？”

姬发说：“朋友，家人——”

“你。”

接吻的时候，其实不应该说话。殷郊贴着他的唇角说：“和我一起住吧。”

姬发感受着他声音传来的振动，密密麻麻波及神经末梢，他在试探，但又是笃定的语气。

“你爸知道了会不会疯掉？”姬发突然发问。

殷郊轻轻笑了笑：“疯掉也无所谓，我们家里谁还没疯？何况他不会疯，他只会折磨我们。”

姬发眼里的担心快溢出来。

“你不是会怕的人。”殷郊很笃定。

姬发搞乱他一板一眼的发型：“我是不怕，但我担心的是你。”

看殷郊头发乱成一窝之后，他满意放手。

姬发从宿舍搬出去的时候，舍友几个起哄他是不是谈了女朋友。他笑了笑，说对啊，傍上大款了。

大款在楼下车里等着他。

他平时回家的频率也不低，因此宿舍反而没太多东西，一箱子扔进后备箱之后他坐在副驾，等大款为他开车。

殷郊终于不是穿着西装出现了，姬发谢天谢地。

“你知不知道我每次看见你穿西装出现我就会被迫紧张。”

殷郊说你哥也经商你应该很习惯才对。

姬发摇头：“我哥是游刃有余，你是心不甘情不愿，要不是身材过得去，我真是巴不得当初那烟头把你衣服烧光。”

殷郊笑得很开心：“也不知道你是在骂我还是在夸我。”

殷郊不是姬发一开始以为的那种人。他开始以为殷郊自信张扬做事不拖泥带水，但从恋爱之初就明白了他的表里不一。他挺黏人，也会反复无常，世俗的年长几岁都是刻板印象，也许他更像这段关系的主导者，殷郊私底下除了在他爸面前不知道自己是谁，其他时刻都清醒得很。

姬发并不想在行为举止上去控制他，殷郊的爱憎分明，他无法彻底欺骗自己。他们各有各的忙碌，也会抽出时间谈恋爱。姬发傍上大款的消息不胫而走，只有了解他家底的人知道十有八九是这小子胡说八道，对于他家而言也没太多真正的大款。校园论坛上本来还在持续八卦他和他的男朋友，只是突然有一天所有帖子都不见了。

姬发问殷郊怎么这些人突然全部消失了一样。

殷郊说应该是我爸觉得碍眼，他一向讨厌我跟男人在一起。

姬发顺着说所以他不许你打球？你去公司帮他干活儿不也一帮男的。

殷郊自嘲道因为那是在他眼皮子底下，他能控制那些人。

姬发觉得殷郊有着未竟的勇气，他明明愿意反抗，却又受制于人。他知道殷郊家里那点破事儿，之前他突然打电话说爸妈要离婚，想回去一趟，姬发那时候刚打完球，只问了为什么要离婚，可殷郊说不出来原因，姬发也不好再追问，他希望他想清楚，干涉他父母的婚姻很可能只会让他再次从家庭关系中受到伤害。殷郊对亲情还有幻想，这幻想可能是他美好的母亲带给他的，但他家的天平是失衡的，母亲的毫无保留和父亲的自私自利，导致殷郊无法脱离。工作上再多离谱的突发事件不会让他崩溃，但家里风吹草动就让他如坐针毡，姬发有一次真的忍不住了对他说，你爸妈的婚姻像你在结。

直到那天他回来看到殷郊失魂落魄坐在沙发上，提出分手。

“我爸他……”他欲言又止，“你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吧。”

姬发可以接受任何分手的理由，但不能接受这原因是殷郊他爸。他几乎可以确认殷郊骨子里所有毛病的病灶都是源自他那名声在外的老爹，从胸口的疤痕到心里的疤痕，他希望殷郊可以脱离原生家庭，但没想到殷郊被原生家庭控制到要脱离他。

可他也不是黯然神伤的性格，他看着殷郊支支吾吾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我们分手吧”就知

道他还有的机会。冰箱搬走了能说明什么，殷郊想用物质的切割断绝自己的念想，那就是挣扎的证明。

殷郊那位父亲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但他并不能得到对应匹配的亲情，他得到的是殷寿对他的安排和控制。殷寿把商界已经玩儿腻了，他知道权利里有权才有更多利，殷郊正好是他进权力圈子的一个有效途径，他要殷郊去闯仕途，和更多他这类但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打交道，为他谋得更多利益，殷郊都可以勉强自己去做到，但殷寿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和你那小男朋友分手，收起你那些不三不四的爱好。

姬发第一次听到这形容觉得挺可笑，什么是不三不四的爱好。可能说的是他儿子喜欢的人，也可能只是在骂他的儿子。他有时候想殷寿这大概也是矛盾体，他没少听老哥说那位殷老板总说羡慕他们家父慈子孝，却又随意伤害真心在意他的儿子。纵使姬发热爱思考，也难以捉摸他对殷郊的种种行为。

但殷郊会不会和他分开，却不由得殷寿单方面做主。这段关系里面，唯一的参与者只能是他们自身。

姬发还是一如往常回到那个房子，他不强迫殷郊回答自己的问题，但不答应他分开的意图。有两次碰到殷郊回来收拾东西，他一如往常问他工作怎么样，换来殷郊更多的沉默。殷郊眼看着状态越来越差，之前为了一个项目连续加班半个月都不是这样的状态，姬发追问他才得知他睡眠状况极其糟糕，已经不是累不累的问题。事不过三，他第三次碰到殷郊回来取走东西时，直接把那些东西扔在一边，让他睡觉。

殷郊反抗，姬发也用蛮力去对付他。他把殷郊按在床上，手机不知道扔在哪里，灯一关，便不再多说。殷郊知道姬发是动真格了。

他沉默半晌，说：“我是真的睡不着。”

姬发侧身搂着他，熟悉的安稳气息回到殷郊的周围，姬发心跳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有序而坚定，像极了它们的主人。

殷郊竟也慢慢入睡了。

再次醒来已经是次日天光大亮时。姬发靠着他的头睡得很沉，手还握着不放，殷郊闭眼又再次睁开，他还在。

他用尚且自由的那只手抚过他的眉毛，描绘他的轮廓。姬发几乎是立刻就醒了，但他察觉出来殷郊的动作，于是装作仍然沉睡。殷郊见他没有转醒迹象，凑上去吻了他一下，轻轻一碰几乎没有触觉。

但他想退开的时候被一把揽回去，嘴唇顺利沦陷在对方有力的亲吻之下，那舌头熟门熟路撬开他的唇齿，席卷他的舌尖和一切意志力。身体比感官更快接受姬发，他们曾经无比亲密，姬发知道他身体的敏感点，比他本人更为了解。他的舌头被姬发含着，从一开始略带粗暴又转为缠绵的拉扯，收不住的涎液从嘴角渗出来，殷郊无意识的哼唧声十分得他喜爱。

说来说去，他敢对殷郊做这些举动，是他很清楚殷郊的真心。吻从嘴唇离开，又到额头，下体发硬的两根东西抵着，殷郊被亲得四肢都有些酸软。他闭着眼，与其说在躲避，不如说在懊恼着自己轻易被看穿这件事。

待他挣扎完毕睁开眼，看到姬发静静看着他，眼里有温情与安抚，但没有责怪。

至少这一刻他只想选择他要的。

殷郊拉过他的肩膀主动吻上去，下颚微微抬起方便姬发舔舐，脖子很快聚起痕迹，胯下的

体液在摩擦中越来越多，姬发去试探那穴口，也是微微张开的，将他手指含进去吞咽，不需要那些被殷郊清理了的润滑剂了。他加快了手指的抽插速度，不再去抚摸殷郊的阴茎，殷郊只得自己弄，眼看差不多了，慢条斯理插了进去，但用力捏着殷郊的大腿的手透露着当事人的情绪。不等殷郊适应，他已经开始大开大合操他，并不给他更多缓冲时间，那性器不过来回几次就引得殷郊克制不住地呻吟，姬发以膝盖将他的腿顶得更开，方便他操。只是这姿势实在是算不得留情，顶得殷郊疼挛得厉害，他自知理亏，知道姬发在发泄情绪，但他恨不得他进来得更深，又贴得更紧了些。

姬发这时却抽出了那根东西，跪坐在他身前，任他张腿流些体液不知所措。他前面流出来的东西蹭满了姬发的腹肌，无声宣告他不是被迫承受的人，他想要的甚至更多。

他撑起来一点上身去拉姬发的手：“你，你进来……”

话还没落地被姬发扯到身前以面对面的姿态进得更深。姬发操他操得用力，与他俩初次性爱的画面已相去甚远，或许殷郊当初更早动心，但姬发掌控这段关系的时间也比他想象中更久。眼泪渗出眼角，殷郊不自知地流泪，绷得再严密的面具也只能在他面前破裂。

姬发吻他眼睛，下面的动作力度不减，但他仍然是温柔的姬发。

经过上次那事儿，姬发和殷郊仿佛进入了一个真空状态，既不像复合，更不像分手。但他们没有再次同居，依旧过着好似离婚期的分居生活。

这些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开了，大家伙儿都默认他们已经分手了，甚至有人试图给殷郊介绍对象。一开始殷郊以为是朋友聚会，到了却看到一个面生的男人，老朋友姜文焕的态度热切得反常，先是非要让他坐在陌生男人旁边，又开始介绍“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同学，你叫彪子就行，最近刚来这边上班。”

那男人微微笑了一下，看起来有些自信，伸出手：“你好，我叫崇应彪。”

殷郊嘴角抽搐了一下。朋友大概率是出于好心，但他真的没有这么渴求一个伴侣。何况前段时间还不明不白地上了床，实在没空在理不清一段关系的情况下又进入另一段关系。他拒绝了朋友的好意。

好在殷郊的睡眠问题得到了缓解，这是他从殷郊老妈嘴里得知的。姜阿姨私下多次联系他，说殷郊的情况，她是个睿智的女人，也是不想悲剧重复发生的受害者。她告诉姬发不必担心未来，这段婚姻一定会结束，殷郊不会失去他在乎的人。

姬发临近毕业，边实习边准备材料，不出意外他会出国继续读书，而他想让殷郊和他一起走，只有离开他固有的不合理的生存环境，才会知道更多的选择在哪里。而他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的推力是殷郊母亲的决绝。殷寿也许还需要婚姻去维持他在名利场的形象，但她却率先将离婚协议书放在了他的面前，或许是想要这件事彻底没有协商余地，她是当着董事会的人都在的时候把离婚协议书递给殷寿。一切的假象永远只能是假象。

姬发赶到殷郊父母家里的时候，殷郊红着眼睛发呆，姜阿姨把房产证给他，他没有任何反应，她又把那代表着过往的证书给了姬发。

“你替他收着吧，这房子已经是他的，他怎么处理都可以，我以后不会再在国内了，你和殷郊可以来看我。”

说罢她似乎是哽咽了一秒，又低声对姬发说：“他应该有家，但不是这里，带他去过新的人生。”

有些顽疾必须以痛苦的方式根治，但一切终归回到殷郊的世界，姬发短暂离开他的阁楼，留给他只有一个人的世界，让他得以明白，无论身边人几番来回，他始终需要姬发在他身边。

Chapter End Notes

写到后面已经胡言乱语了

番外

Chapter Summary

写写其他视角下怎么看待姬发的举动（aka挑衅）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1

殷寿收到了一段视频。

灯光闪烁又模糊不清的画面中有一个身材颇长的男人赤裸着上身在那里跳舞，周围有许多人看着这画面尖叫疯狂。

即使那男人头发半长而凌乱遮住了眼睛，殷寿也能立刻认出来。

那是他儿子，殷郊。

这段弥漫着疯狂尖叫的视频最后结束于一个男人挑衅般的四个字。

“看到了吗？”

殷寿这才可能真正搞清楚姬昌家的兔崽子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他一向看不上这些不值一提的情感，它只会让他的一切失控。妻子和他离婚，而且把事情做得不留情面，儿子选择和一个男的出国，放着家业不管。他因为愤怒而更加憎恨这些入侵者，破坏了他世界应有的稳固，他本来才是操纵一切的人。

殷郊出国这件事甚至都不是他自己来说的，姬发那小子来到公司说要见他，不知道他怎么越过重重关卡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但他看起来和姬昌那个老顽固如出一辙且不知好歹。

“我是来替殷郊辞了这份工作。”顺着他甚至拿出来一封正儿八经的辞职信。

殷寿并不屑于这些无用的仪式，切断殷郊的去路多的是办法。姬发似乎猜到他的这些心思，特意又补充了一句。

“您不用想着他会走投无路，只要您不在他生活中出现，他会过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撂下这句话他就离开了。

姬发很聪明，知道怎么激怒他，更知道怎么制衡他的愤怒，如果他听了这句话后仍然想着把殷郊往死里整，反倒是给人看笑话。

他殷寿需要花费资源对付两个毛头小子。

简直可笑。

他会忽视，冷眼对待，就当没有这个唯一的子嗣，去除了他在殷家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权限，让他彻底成为一个无名之辈。

殷郊并没有立刻做出选择，只是和姬发一同出国。他以前在国外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中学的时候被父亲送出国读书，美其名曰历练，只得到了无意义的漫长折磨，最后是他大吵大闹差点自我了结才换来了回国的机会。他很了解但内心并未太期待国外的生活。

姬发每天的日子除了课业，就是和殷郊待在一块儿。再不是太子爷，每天需要自己打理的东西多了起来，起初他以为殷郊会不适应，但他适应，而且比他了解多了。后来他问起殷郊才细说。

姬发听得很难受。

他以前也知道有得必有失，人不可能随心所欲活着。父亲为了坚守底线也被打压过，哥哥为了家族的命运不得不妥协于现实以挑起大梁，但没有人的牺牲是被辜负的，家人都是为了自己在乎的人过得更好，彼此心里都是深刻记得这些付出的。

但他以为的一切却在殷郊那里都不成立。凡事的取舍到他身上只能舍掉，血缘带给他的竟然是最无情的利用。

姬发吻他额头：“一切都会变好。”

他们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过去没时间做的事，爬山钓鱼滑雪骑马，姬发教殷郊射箭，他很快学会并且爱上射箭，觉得那一根根飞射出去扎向靶子的箭矢像极了下定决心要脱离的曾经，也许前期会反复脱靶，但终归会一点点击碎他的心魔。

更何况，射箭时候的姬发非常迷人。

他无法以专业的角度评价，但本能促使他爱上射箭，这样才能够有理由缠着姬发教他，让他频繁和他一起去练习。一开始姬发以为殷郊就是兴趣使然加还在兴头上，渐渐发现似乎不完全如此，在于每次他们射箭结束，当天殷郊就像受了什么刺激，甚至放浪形骸到忘记一切，他把姬发按在沙发上给他口交，性器在他嘴里撑起弧度，他双眸带着眼角的狼狈痕迹盯着他，明明已经快要到极限却还在努力吞咽，喉间的收缩引起剧烈的冲击，姬发往往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他忍不住去抓着殷郊的头发延长这种刺激，或者说殷郊被他使用着的这种想法才是欲望的本源，直到对面流出来生理性的眼泪才罢休。接下来他让殷郊主导这样的性爱，殷郊将他的手按在胸膛，仿佛握着点燃心脏的火把，即使温度过高也要靠近。姬发在他身体里埋下所有种子，他要在他身体里生根，有时候他会捏着殷郊饱满的胸脯说可惜你怀不了孩子，殷郊笑得纵容，嘴里却说着不着边际的话。

“也许可以呢——”

话音未落被截断，他会丧失才获得不久的主导权，被姬发压在窗前操，公寓玻璃前是大片湖水，水面上的粼光是月光的杰作还是他被姬发干得头昏眼花，无从分辨。

久而久之姬发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算什么正人君子，至少在这段感情里他们需要以一种不循规蹈矩的形式才能控制内心的疯狂。

殷郊逐渐开始留长发，也不再打理得一板一眼，姬发才发现他的头发有些天然卷曲，这让他的五官显得多了些柔和，他有时侧歪着脸睡觉，一气呵成的线条实在赏心悦目。

应该被更多人看到，但他们又得不到。

姬发的同学假期邀请他去狂欢节，他说我能不能带我男朋友去，同学说那更是再好不过。

殷郊最近天天看一档舞蹈节目，他也不会跳，但会跟着瞎扭，或许曾经学过一点音乐，卡点倒是无师自通。他还得拉着姬发一起，可惜他的关节组装过于滑稽。

呼吸一样的灯光吐纳着各种各样的人，到了点开始狂欢跳舞，不是音乐在主导，是汹涌的生命力传递给了音乐。光影倒映在殷郊脸上，他的头发更长了，已经到了脖子。姬发等到了音乐间隙，顺势把他推出去。

殷郊回头看他，姬发大声说：“和他们一起——”

音乐进入下一循环的时候，群体开始躁动。是殷郊喜欢的旋律，所有人都在庆祝，庆祝活着，庆祝一切没有意义的事情，鼓点在耳边炸开，心跳也一样，它们在对峙，等到心跳占据上风的时候，殷郊把上衣脱了。

姬发拿着手机录下来这一段。

他知道殷寿不会认错，但殷寿需要知道自己的卑劣。

3

姜文焕来过这个国家一次。

恰逢圣诞节，他们三个一起吃了顿饭，姜文焕说了些有的没的，和殷郊父亲有关的，和公司有关的，但殷郊对这些已经不会产生太多情绪。

吃完饭殷郊买单的时候，姜文焕凑过来对姬发说：“他真的变化很大。”

姬发回着家人的信息，问：“什么变化。”

姜文焕说：“我说不出具体的，但是整个人感觉上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姬发说：“也许以前才不是他，是别人想要的他。”

姜文焕翻了个白眼：“你俩这些门道我搞不懂，费脑子。”

姬发抬眼，似笑非笑：“搞不懂你还着急忙慌给他介绍男的认识？”

姜文焕闭嘴了。

肯定是殷郊这小子说的。

Chapter End Notes

大概也算一种雄竞 (bushi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